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五回 真番女賺誠高指揮 假燕將活擒茹太守

當下眾將士皆側耳靜聽，呂軍師卻以手指滿釋奴向月君道：「今日大功，要成在這位女將軍。」月君道：「是了。」即將兵符印信，交與御陽，除女弟子以外，各營軍馬悉聽調遣，違者治以軍法。月君隨退入耳房，看軍師發令。御陽將兵符印信供在正案，北向拜畢，立於簷下，朗聲說道：「燕逆篡位，聖駕播越，正臣子披肝瀝膽、盡忠報主之日。大元帥特興義師問罪，謬委某以軍旅重任，凡諸豪傑將士，其各戮力同仇，罔或懷私誤國。王法無親，犯者不貸。」遂命軍政司將軍政條約宣諭畢，乃南向坐下。兩班將佐，皆躬身參謁。

御陽傳令左先鋒小皂旗、右先鋒楚由基二將：「挑選精兵五百，各用木棍，老弱兵五百，用些殘缺軍器，不打火旗，不帶弓矢，向青州『路迎敵來將，只要輸，不要贏，直誘至寨門相近，汝二將殿後，保護兵馬，盡收入寨中，別有號令。』又傳令滿釋奴：「汝選五百健卒，把守寨門，豎立認旗。燕將到時，別有號令。」又傳令右軍賓鴻一軍為前鋒，左軍董彥杲一軍為後勁，監軍高威寧帶著劉超並壯士六百，居中調應，分作三軍，次第望萊州迸發，日行三十里，截住登萊之兵。又煩劉璟督同葛纘押運糧草，接濟諸處。各遵令而行不題。

卻說青州都指揮高風，自燕兵南下之日，即先降附。指揮李濬、陳恭，舊是燕山衛同知，久已歸燕，新升在青州衛的。

太守茹剛，係兵部尚書茹王常之子，亦是新任。燕王密敕，原令候登萊兵到，會合而進。高風自恃善戰，遂與茹太守商議說：「這幾個響馬嘯聚山谷，擒之不啻探囊。俗語云『迅雷不及掩耳』，我們星夜進兵，掃清山寨，奏聞朝廷，這個功勞豈不是青州文武的？又有尊公先生鼎言吹噓，怕不榮升官爵？若待張總兵來，我們須受他節制，青州成了功也是他的。」

況且遲延日子，被這些草寇探知，先有整備，到難為力了。我昨日演兵時，已密傳發兵號令，太守公高見以為何如？」那茹剛是個粗暴少年，巴不能占此大功，就極口稱妙。李濬、陳恭，亦欣然應允。高風又說：「青州共有兵五千，挑去五六百名老弱，我等統率三千前進。太守公與千百戶，領兵一千五百名，出城五六十里下寨，以防賊寇從小路抄出襲我之後。再點民夫三千，煩各廳官員們緊守城池，便萬無一失。」

部署已定，高鳳自為前鋒，殺奔卸石寨來。正遇著小皂旗、楚由基兩將，帶領著三五十名馬軍，餘下都是步卒。高鳳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小小竊賊！」遂令眾軍士雁翅排開，當先出馬，大喝道：「爾等無知草寇，可惜送了性命，早早投降在我高將軍部下吃分糧兒，還有個好日子，若說半個不字，目下就做無頭之鬼。快快跪接天兵，饒汝性命！」楚由基更不答話，輪刀直取高鳳。不五六合，由基敗走。小皂旗接戰，數合亦走。高鳳舉鞭一招，大軍掩殺上去。兩先鋒且戰且走，兵士們身無甲冑，腰無弓箭，甚覺輕捷，四散亂奔，燕軍追殺一程，卻不曾殺得半個。高鳳又大笑道：「真是烏合之眾，動動手兒，就沒命的跑了。」隨收軍下寨。小皂旗招集軍士，相距十里安營。楚由基道：「以我二人之武藝，何難立斬高鳳，何故軍師必要詐敗，放出多少醜態？」小皂旗道：「你還有所未知。太陰聖后是能上天入地的活神仙，自然用的不錯，我二人只是依計而行。」又吩咐軍士和衣枕戈，提鈴喝號，不得懈弛。

燕營內指揮陳恭向高鳳道：「我看來將頗亦驍勇，恐是佯輸之計。」高鳳道：「佯輸必有奇兵接應，你看這個光景，兵先走了，那將領就有三頭六臂便怎的？我今乘他喪膽之時，前去劫營，保管殺他罄盡。」陳恭道：「誠恐今日之敗，正要誘我劫寨。」高風道：「似你這樣懦怯，怎麼當個將官？我自前去，你二位守寨。」李濬道：「陳將軍也是揣摩來商議的話，那有不同行的理。」三更前後，各領六百精兵，火把齊明，殺人小皂旗寨內。時二先鋒尚未睡熟，聽見敵人來劫，忙綽軍器上馬，向前死戰。眾軍士驚醒，幸是不脫衣服的，起來容易，各自逃生。二先鋒亦撥馬而走。燕軍追殺數里，然後回去。小皂旗又退至三十里以外，天將明瞭，查點軍士，殺傷一百餘人。楚由基道：「詐敗詐敗，倒弄得真敗了！軍師明見萬里，何不算到劫寨呢？」小皂旗道：「這個不是我們的罪。今日再戰一場，明日奔入寨內，由他施設罷了。」

高鳳回到營內誇口道：「如何？難道他也是詐敗？」二指揮齊聲道：「將軍高見，非某等可及。」次早正要進兵，有伏路小卒報道：「賊人連夜退有四十多里，殺得魂都沒了。」高鳳呵呵大笑，傳令軍士緩緩而行，明日一鼓擒之。那時張、楚二先鋒等候交戰，直到傍晚，遠遠望見燕軍已經下寨，又退十數里以防夜劫。高鳳向李濬道：「此去離卸石寨不遠，賊人一敗，必遁入寨中。來日我當其前，兩將軍攻其後，務使他片甲不歸。」

計議已定。好個小皂旗，於詰旦整兵迎敵時，猛見燕軍兩路分開，乃向由基說：「彼將襲我後也。乘其將發，可分一半軍向前邀之。看我敗時，汝亦亟走，合力殿後，防其衝塞。」由基領三百軍士，接住李濬、陳恭，小皂旗接戰高鳳。甫交兵時，眾軍先走，二將且戰且退。看看相近卸石寨，高鳳大兵將合攏圍來，二先鋒又衝一陣，與眾軍士都退入寨。時滿釋奴已受密計，閉門堅守。

小皂旗與楚由基同見軍師，具言劫寨真敗之故。御陽道：「極好，汝二人就帶回來軍士，伏在寨門內左右山坳。看十五夜燕兵盡行進寨，便放紙炮三個，在他背後殺來，用的器械，都要大刀。」又傳令卜克、莊次躄、馬千里三將：「領驍勇軍士三百，從東山僻路抄出，等燕軍進我寨後，殺人他營內，活捉守營軍士，若有逃去的盡行追殺，不許放走一人。」又命董彥焉、謝勇：「汝二人領軍百名，從西山小徑抄出，在大路上四散把守。如有逃回敗兵並伏路探望小卒，殺個盡絕，不許漏過半個。」又傳令董彥昇、張倫、倪諒諸將：「率領軍士，各用短刀團牌，伏在寨內大路兩旁，用牌護身，但砍馬蹄人是，不取首級。」又令前營瞿離兒等三將：「帶領勇士五百，伏在九仙台兩帝，聽紙炮為號，向前殺出。其卸甲降者，不許擅殺。」

各將得令去了。軍師帶著小將董翥、董騫，到演武廳等候報功。

卻說高鳳進兵至卸石寨，見山口險隘，不能攻打，乃自領數人尋路登山，瞰望虛實。只見寨口內一段，依稀有條窄路，其外萬山包裹，林木蓊鬱，無一些蹤影。遂於山僻四處，搜拿了兩個鄉民。卻不知是呂軍師教導了他的話，差在外邊做細作的。帶回營來，賞以酒肉，問：「你二人是山內百姓麼？」應道：「正是。祖上住在此間到今五百多年了，只是種地為活。」

又問：「這裡必有小路直抵卸石寨內，你們可引官兵進去，擒了盜首，有大大的賞賜哩。」答道：「小路雖有，都是樵柴漢走的，隔著千山萬嶺，彎彎曲曲，一日也走不到他寨內。昨日出去砍柴，看見沿路有人守把，去不得的。」又問：「聞得有個女將，有多大本事？這些強盜怎的都服他。」答道：「我們從不進寨，不知詳悉。但聞得這個女將，有些符咒法術，救好了一個大盜女兒的病，因此奉他為首。近日又來了個女將，倒是絕好的武藝，要奪他的寨主做，著實有些不和睦了。」高鳳說：「是真的麼？」應道：「也是他們小軍傳說的話。」又問：「共有多少強盜，多少糧草馬匹？」隨應道：「我們鄉人那裡知道。」高鳳令養在後營。

當夜，報有伏路軍士拿了四五名女人解來。高鳳喚進，為首一個將官裝束，立而不跪。高鳳罵道：「你這幾個浪潑婦，也來做細作，還敢大膽不跪麼？」那女將厲聲道：「我的誥命，比你的職銜也差不多，怎麼跪你？」高鳳隨問軍士：「是何處拿來的？」軍士說：「我們哨探到寨口，看他從寨內悄悄出來，就跟在他背後，約會了前邊伏路兵拿來的。」高鳳大怒道：「這不是來做奸細，還敢嘴強！」喝令斬首報來。那女將也大怒道：「你斬了朝廷的命婦，少不得永樂萬歲爺也砍你的頭！」高鳳又喝問道：「你現從賊寨中來，就是命婦，已做了賊的老婆。」

你且說個明白，看我殺得你，殺不得你？」那女將就在懷中，取出官誥，向上一擲道：「你看了快殺！」高鳳看時，是番騎指揮火耳灰者之妻，洪武時誥封的。高鳳隨教放了繩索，請坐了問道：「你的丈夫，與我也會過兩次，如今皇上甚是重用，為何夫人卻在賊營內呢？」答道：「我的丈夫，向在平安都督部下，與燕王戰敗被執，那時平將軍亦被生擒。我帶了幾個婢女，逃至臨淄地

方，不意被強盜拿了，他要強姦我，我就與他賭並。

內有個為首的女強盜勸解道：『你若肯歸順，我便保你節操。』想起來，這班草賊，少不得官軍來剿，伸冤有日，因此假服了他。我平昔性氣高傲，這些小賊都不看在眼底，他們就傳說我要奪他寨主做，因此那個女賊頭也有些疑惑，撥我看守寨口，是相遠之意。不知我若殺了他，一者仰報國恩，二者夫妻完聚，放著五花官誥的夫人不做，到做這個賊頭，這不是他們下流的見識麼？」高鳳連忙下席謝罪。就問：「如何可以破寨，夫人必有良策。」滿釋奴道：「即在旦晚，便可蕩平。只要將軍為我表奏明白，使朝廷知我衷曲，不加罪譴，感恩不淺了。」高鳳道：「這個在小將身上。」滿釋奴道：「寨中新到了個道姑，明日十五夜，女賊頭請了眾賊頭的老婆，陪這個道姑在九仙台上賞月。說我管著寨門，不便請去，送桌酒來，那些強盜都要大家暢飲的。我想這個機會湊巧，所以潛身來見將軍，做個裡應外合之計。」高鳳道：「你部下有多少兵？不要漏了消息好。」

答道：「止有三百名小賊，起初是他的羽黨，後來知我丈夫現居高官，我又用好言撫慰他，說順了朝廷，都有官做，因此成了我的心腹了。明晚一更以後，只看紅燈為號，我便大開寨門，將軍統領大軍直入，我當先引路，搶至九仙台上，生擒了這些女賊。只怕不消殺得，都便投誠了。」高鳳道：「妙哉此計！」

命軍士斟羊羔來酒奉敬夫人，滿釋奴一飲而盡。」李濬問道：「看他前日兩個小賊無甚本領，為何在淮上勝了官軍，壞了大將。」滿釋奴道：「有個劇賊賓大刀，驍勇不過，今犯傷寒，病得要死了。其他總是月囊包貨，上不得場的。」又再三約定而去。

次日戌刻，高鳳自統一千，李濬、陳恭共領一千五百，餘者守寨，各各飽餐戰飯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行至寨口。早見紅燈掛起，寨門已開。高鳳策馬先人，滿釋奴迎著，便為前導。

走過了窄狹的山口，遙見九仙台上，隱隱有女人數十在上飲酒。

滿釋奴指點道：「只這高台便是。」忽聽得寨口放起紙炮，台上亦將紙炮擲下。高鳳問：「因何放紙炮？」滿釋奴霍地勒回馬道：「是要斬你的腦袋！」高鳳頭已落地。四面喊聲齊起。九仙台下瞿離兒等五百勇士，都是長槍，直前亂搦。後面寨口小皂旗、楚由基等都是大刀，從背後排頭砍來。左右兩旁圍牌滾進，但砍人足馬蹄，紛紛都倒。李濬、陳恭已知落在爐中，遂下馬同眾軍卸甲投降。

月君在台上笑道：「今夜呂生初出茅廬第一功也。」軍師傳令：「拿了將領，解至演武廳發落。」其軍士盡發後營，將號衣軍器繳驗。滿釋奴先獻了高鳳首級，各將士解到李濬、陳恭。

小軍稟道：「聖后有令，說此二人勢窮後降，決非真心，可腰斬示眾。」二將跪求道：「倘得饒命，願效微勞，斷不敢負軍師厚德。」呂軍師道：「汝能從我行計，當在聖后前保你。」

二將連連叩頭道：「願遵將令。」於是命解其縛，以禮相待。

不多時，卜克等三將來稟道：「奉軍師將令，守寨軍士，殺的殺、拿的拿，一個也不曾走脫。」並獻上都指揮銀印一顆。

軍師遂傳令前營瞿離兒、彭岑、孫翦三將統領二千軍士，盡穿了燕兵號衣，盡用的燕將旗幟，選一人有似高鳳面貌者，一般裝束，督同濬、恭二將，出寨三十里外下營。密付印文一函，附耳授計：「如此而行，了事之後，逕行前打青州。」離兒等遵計，在小軍內挑出一名遠看與高鳳無異，將高鳳原來衣甲與他穿了，即率兵出寨。見燕營空著，即便屯駐。令健馬飛齎印文，遞至茹太守寨內。

茹剛驗是都指揮印信，親手拆閱，內寫賊勢窮蹙，約在某日投誠，請太守，公赴寨，文武面同受降。茹剛大喜，帶領五六百兵士，疾馳而來。早有李濬、陳恭接著。二人原是假降，意欲漏個消息，怎奈彭岑、孫翦等都扮作燕軍，緊緊挨著，沒個空兒，只得說聲：「高將軍寨中拱候。」茹剛就策馬前行，將近營門，遙見高指揮下座來迎。茹剛忙縱馬進營，那高指揮卻閃在人背後，喝聲拿下，眾武士把茹剛橫拖倒拽的綁縛了。

彭岑、孫翦各一刀，取了李濬、陳恭的首級。跟來的五六百軍兵爭先逃命，瞿離兒向前追殺，正遇著董彥嵩、謝勇二人巡拿伏路兵回來，截住逃兵，殺得罄盡，瞿離兒遂與彭岑、孫翦統領軍馬，向青州進發，董彥嵩自回繳令。

呂軍師正統大兵出寨，聞知大喜，即率諸將星夜趕到青州。

見城門緊閉，離兒等喝令軍士在城下辱罵。軍師笑道：「他怎敢出戰。」令取長竹竿十數根，挑著三個指揮的頭，並四紙榜文，又將茹太守綁於軍前，喊與守城人觀看。這裡軍士把榜文擲入城垛，早有人扯去，送與同知等官員。榜曰：玉虛救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聖后大元帥唐，示諭青州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：前者起義勤王，一戰於泗州，再戰於臨淮，殺燕軍二萬，斬猛將數員，兵聲已震於江南。其臨江不渡者，只因建文皇帝出亡，不及返虞淵之日，所以暫回山寨，招納豪傑，共建義旗，先定中原，迎復舊君。何意茹剛、高鳳等助紂為虐，反肆鴟張。本帥未張一弓，未發一鏑，已皆梟首軍門。

爾等如有忠於建文者，即開門納款，官仍為官，士仍為士，本帥方藉同仇之誼。若以舊君為弁靡，願作燕孽之臣民，可速開門一戰，以決雌雄。慎毋徘徊歧路，首鼠兩端，以致荊山被火，玉石同焚。特諭。

建文四年十月。

城內有兩個秀才，一姓王名錫命，一姓莊名蒞，見了榜文，在市中大呼道：「我二人不願為燕王之民，如有同志者，都隨我們納款！」眾百姓發一聲喊，都說我等皆不願為燕民，頓時和從者便有數千，逕奔向城門，椎碎鎖鑰，一齊湧出，直赴軍師營前，叩請人城。呂軍師問何人倡首，眾人答道：「莊、王二秀才。」軍師延之上座，贊道：「汝知天道人心，我當薦用。」

莊蒞指著錫命道：「他是濟陽殉節教諭王省之子，小子是王省之門人。」軍師道：「可謂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又有其師，又有其弟。」遂下令將士們，擺著隊伍進城。如有取民間之物，直一文者斬，直十文以上者，加倍償還，仍斬首。行次吊橋邊，官員皆來跪接。軍師笑道：「汝等不得已也。」眾百姓說：「同知、通判各官還好，惟有臧知縣大貪大惡，他的綽號叫做『臧昏瘟』，到任了七八年，把我們益都百姓嚼盡了。」軍師喝令拿下。真正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。直至府堂坐定，安民已畢，隨命書吏謄錄榜文，通發所屬十三州縣，並提解庫內錢糧，有不解者即是叛黨，發兵問罪。

早有探事兵，飛報聖后已到益都界上。軍師隨率同文武將領向前迎去，早見前導是董彥嵩、彥昇，領著五百兵開路。

月君乘著八座的亮轎，紫蓋紅旗，黃旄白鉞，金瓜銀錘，畫戟蛇矛，彩幡羽葆，前呼後擁，如王者儀仗。四員女將，皆柳鍔繡襖，鳳冠雉尾，第一滿釋奴，次素英、寒簧、柳煙兒，皆面似梨花，眸如秋水，呂軍師等皆下馬祇候，月君早傳令軍師各回城內巡察。復有眾百姓前至十里鋪，執香叩接，歡頌之聲，如雷動地。迤邐進得城來，但見家家懸彩，戶戶焚香。有七八十歲的老婦人十來個，當前跪著，口稱：「活菩薩，曾祈甘霖，救活我青州百姓的。」月君親自慰勞，令各賞銀一錠。天已晚了，即入府署安歇。

次日清晨，出堂公座，眾將領官員參謁畢，軍師稟道：「莒州徐州同署印，臨淄係是新任，二官均已逃去，益都縣已經拿下，並本郡守及教授，共缺五員。」又薦莊、王兩秀才獻城有功。月君隨命董彥昇為鎮守青州將軍，鐵鼎為監軍道，張汝翼為參議，周縉為青州太守，金蘭為益都知縣，王昇為莒州知州，鄭桓為臨淄縣知縣，莊蒞代鄭桓之職，王錫命為府教授。

隨傳令下教場處決茹剛等，那闔郡百姓，卻像看好戲文的，早已齊集，挨肩擦背，不可算數。月君止帶三百軍士，並各將領排駕出城，到演武廳南向端坐，命呂軍師簷下側坐，眾將士擺列整齊。月君命將夾板過來，把茹剛顛倒夾著，從腳心鋸起至脖子乃止，整整分作兩半，仍梟首，同高鳳、李濬、陳恭首極，均行示眾。其家屬人等，男子盡行斬首，女人並十歲以下童子免死釋放。益都臧知縣，令將利刃從仙人頂刺下，挑去腦蓋，放人光明，療其一生之昏瘟。百姓個個稱慶。當日軍師即統領大軍，前取登、萊二府，月君仍回卸石寨。只恐谷中隘狹，容不得毒龍猛虎呼嘯風雲；亭子稀奇，偏生來鬼母魔王掀翻世界。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。

